

# 江西老表走廣東（一）

周雍能

## ——民二以後我和革命廣東的關係

### 起自鄱陽當了營長

江西、廣東南北之境毗連，但是兩地風土人情，語言習慣都大不相同。清末民初，廣東是國民革命的策源地，江西老表爲了奔走革命，肇建民國，走廣東的日益增多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個，因此半生事業俱與廣東老鄉關係密切。此所以，

國父哲嗣孫哲生（科）先生八秩華誕，臺北中山同鄉會發行特刊，在那麼許多廣東耆宿的鴻文之中，居然也夾有一篇我這江西老表的拙作。許多朋友見了頗覺奇怪，中外雜誌社發行人王成聖先生竟枉駕過訪，他說以我和革命廣東淵源之深，這裏面一定有很多足資一記的軼聞軼事，曷不爲中外雜誌寫一篇專文？藉以保存一些開國以來的第一手史料。王先生的一番話說得異常懇懇真摯，引起了我不盡的回憶，自民國二年起，我這江西老表遠走廣東，忽忽五十九年於茲了，前塵往事，曠日深思，竟然歷歷如在眼前。

我之入粵，時間應該追溯到民國二年，袁世

凱賄買凶手，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於上海北站，北洋軍閥陰謀竊國的獍獍面目終告顯現，

國父決心討袁，是年七月十二日，李協和（烈鈞）在湖口宣佈獨立，高揭討袁義旗。當時的李協和先生正任江西都督，因李協和先生的轟轟烈烈之舉，而使我們全體江西老表同沐其榮，民二的二次革命係由我們江西首先倡義。如果把民二、七月十二湖口舉義和民四、十二月二十五雲南護國，以及民五、六月六日袁世凱羞憤致卒，帝制戰爭告終，這一連串民黨對抗北洋軍閥、帝制遺孽的重要史實列爲中華民國二次革命總的一章，那麼，江西在中華民國革命史上，實爲二次革命的首先發難者，從而有其無比光榮的一頁革命歷史。

不幸的是，湖口舉義由於準備不够充份，舉義之初整個討袁兵力僅有第九、第十兩團，和輕重工程二營，當時北洋大軍先已分途南下，偏佈要津，李純的北洋第六師勁旅深入江西，及至湖口要塞司令陳廷訓投降北軍，盡獻湖口各砲臺，湖口守備總司令何子奇唯有被迫出走，李協和先

生節節退守，八月十八日和迫近南昌的北軍一度激戰後，以衆寡懸殊而致南昌淪陷，李先生僅祇率部數百向上游退却。驚天動地的二次革命，雖有南京、上海、安徽、廣東、福建、湖南、重慶各地繼江西之後而續舉義旗，但是最後宣告失敗。於是十一月杪，國父自上海轉赴臺灣，準備再振旗鼓，捲土重來。

江西首義，湖口、南昌兩戰俱北，有不少忠貞自矢，義不帝「袁」的革命軍，敗退到我的家鄉鄱陽，亦即曩者的鄱陽湖東岸重鎮饒州一帶，當時業經潰散的湖口警備副總司令鄧文輝先生，當時業經潰散的湖口警備副總司令鄧文輝先生，民元各省聯軍光復南京後，國父膺選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，鄧先生即曾在國父麾下擔任江西北伐軍司令。他從湖口退到鄱陽時，曾在萬分險惡的環境之下撫輯流亡，編組義軍，並且陞任我爲營長，把這一支部隊千辛萬苦的帶到贛州。當時駐贛南的贛軍第四旅旅長，兼贛南鎮守使蔡森業已歸降北軍被改編的第三旅，仍然兼守贛南如故。蔡森以大喫小，乘我之危，強使我們

那一個營就地解散。鄧先生和我迫不得已，便偕所部參謀吳楚濂、歐陽盾和我，一同翻越大庾嶺，經南雄而抵達廣州。事後不及數月，袁世凱所任命的江西都督李純，便盡解蔡森兵權，調他為將軍府參軍，改以襄辦江西軍務的李廷玉以江西步兵第二旅旅長代其任。

### 陳銘樞逃過鬼門關

我們一行抵達革命策源地廣州時，廣東討袁軍事早已失敗，龍繼光啣袁世凱之命，帶領他的濟軍二十餘營，兵艦數艘，自廣西蒼梧順流而下，襲肇慶，入廣州，和粵軍激戰兩天，粵軍不支潰散，本黨元老、國會議員鄒魯赴港聯絡各方，共謀驅龍，預定在是年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舉事，詎料事機不密，被龍繼光所偵悉，舉事的那一天傍晚，他邀舉事的發號施令人廣東警察廳長陳景華到他督署「商議要公」，然後騙去了陳景華的佩槍，而將他當場槍斃。義舉不諧，鄒先生復派陳銘樞潛入廣州聯絡欽廉籍軍界同志再接再厲，企圖再舉。但是陳銘樞又遭龍繼光逮捕，幸經同鄉軍官多人力保，始獲釋放。

從江西走廣東的目的是聯絡同志，密謀再揭義旗。殊不料一到廣州便獲悉廣東方面義師一敗再敗，龍繼光防範嚴密，如臨大敵。廣州市上正是草木皆兵，風聲鶴唳，軍警盤查日必數起。因而嚇得我們四人連旅館都不敢住，又不便投奔革命同志和其他親友。所以我們當天便轉赴香港，搭乘招商局的「愛仁」輪船逕赴上海。這是我第一次走廣東的經過，對於紅塵十丈，危機四伏的

大廣州，僅祇匆匆一瞥而已。

兜了一個大圈，自家鄉鄧陽終抵滬上，鄧副總司令赴日晉謁 國父，留我和吳、歐兩先生暗中聯絡各方。一直到民國三年十月， 國父派新成立的中華革命黨軍務部副部長鄧仲元（鏗）為廣東討龍軍總司令，徵召各地同志南下討龍，規復廣東革命根據地。鄧鏗先生生命我和一位陝西留日學軍事的青年同志李某隨同赴香港，共襄義舉。我毫不遲疑的即日啟程。在由上海赴香港的輪船上，我有幸邂逅本黨革命先進朱卓文（超）先生，他是 國父廣東香山（後改中山）縣的小同鄉，追隨 國父獻身革命已久，舟行無事，我常時請益，承蒙朱先生不棄，和我娓娓而談海外僑胞熱烈響應祖國革命的情形，他迭次侍同 國父分赴歐美各地宣傳革命的經過，乃至世界潮流，國際大勢，使我對 國父和本黨諸先進的嚮望慕之忱油然而生，對諸多革命珍聞軼事印象非常之深刻，至於朱卓文先生的閱歷閱富，學識淵博，尤其令我欽仰不置。總而言之，朱先生使我這一個孤陋寡聞的內地籍青年大大的開了竅。同時，他也是我所結識的第一位廣東籍的重要革命人物。

民國三年十月下旬所發動的廣東舉義，照原定計劃應該是很有把握，鄧鏗先生在香港設立討龍總司令部，他並且邀約朱執信先生回港相助，當年廣東各地部隊，除了龍濟光的海軍之外，都曾是鄧、朱兩先生的舊部，一經聯絡立允發難。連濟軍中也有一部份深明大義的官兵，在事先答應了屆期倒戈相從。總司令部的討龍軍事計劃分

為東北、西南兩路。東北一路由鄧鏗先生發動，計分惠州、韶州、潮州、增龍四地相繼舉兵，西南一路由朱執信先生主持，他將自廣州、花縣和清遠、南海與順德、息平、開平與新寧、陽春暨陽江，以及高州五路同舉。此外還有香江、江門兩處的義軍由鄧鏗先生指揮，以大包圍的態勢猛攻廣州。無論在規模上和聲勢上都遠較一年多以後的雲南起義為大。可惜的是朱執信先生在香港籌款事洩，港府指名逮捕朱執信先生等十餘人，引起了龍繼光的警覺，主持惠州方面軍事的洪兆麟正被龍繼光驍騎四出，遍處大索，鄧鏗先生唯恐洪兆麟一旦被逮，大局敗壞，祇好命他提前發難，但由於準備不夠，倉卒舉事，在赴攻東莞時激戰一日，子彈就打光了。洪兆麟負傷逃香港，一支討龍的主力，就此風流雲散。

### 落魄香江欣逢朱卓文

洪兆麟一敗，全盤討龍軍事都受到莫大的影響，又加上募款未集，提前舉義，惠州、博羅、南海、順德、佛山各路義軍都因為彈盡糧絕相繼敗績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討龍軍事殆無獲勝希望，可是我們在香港的同志却仍士氣高昂，必欲撲殺彼獠，光復廣州。鄧鏗先生便組織了廣州攻城司令部，由一位雲南籍的龍俠夫同志自告奮勇，擔任指揮。殊不料龍俠夫先已通敵，我們分批秘密抵達廣州後，還來不及發動做法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攻城之役，潛伏的同志們便被龍俠夫出賣，貴州籍的軍界同志孔廣鈞、尹哲卿、柳其相等二十餘人俱遭龍繼光派隊分頭

逮捕，旋即慘遭殺戮。我則托天之幸逃出重圍，連夜赴港匿居。

逃到了香港以後，發現自己已身無分文，而廣東、香港兩地搜捕革命黨人正急，同志們有的離港他去，有的在深居簡出暫避風頭，我在南中國本來就人地生疏，見不到同志們的面，就唯有四顧茫然，束手無策。正在走投無路，不勝惶急，廝好遇見了一位肇慶籍的梁智亭同志，他把我介紹到一家中環海旁的泰安宏棧去住，講好了一日食宿之資為港幣六毫子。數目雖然不多，可是梁同志本身不過一位窮教員而已，他無法長期維持我的食宿之需。走既不可，留也萬難，那時候我真是臨到了進退維谷的窮途末路了。然而，誠所謂「天無絕人之路」，有一天當我愁眉不展，蹣跚海濱，驕地一眼瞥見了朱卓文先生，當下我確有喜出望外，彷彿救星自天而降之概，我忙迎上去和朱先生相見，朱先生聽說我能自廣州生還，極感欣慰。當他曉得我困處香江，食宿無着，他當時就慨然的說：

「唔緊要，我身邊還有點錢，而且正想買棹去上海，你不如跟我一道回上海去吧。」

朱先生把我帶到一家茶樓，喫了些點心，他方始悄悄語我，廣東舉義時期，他負責廣州灣一帶的活動，工作進行得已經很有眉目，但却受到外路義軍紛紛失敗的影響，使他在廣州灣存身不住，這才逃來香港，準備勾留數日，便赴上海。朱先生安慰我說：他府上住在上海虹口，他帶我到上海後，不妨暫且住在他的家裏，絕處逢生，今後的棲止又有了着落，當時我心中的歡欣喜悅

，誠非筆墨所可言宣。

朱先生為我算清了房飯賬，替我買了一張英商太古公司「安徽」輪的船票，挈我同赴滬上，一路談談笑笑，旅途倒也並不寂寞。却是途經寧波，忽遇颶風，「安徽」輪駛入寧波內港避風，這一避，就是整整三天。閑來無事，朱先生似有意若無意的，考量我的胸中學問，他和我大談特談起中國文學，歷史地理，乃至於詩詞歌賦。他對我的治學略有根柢，頗表驚異，因此他也打定了主意，要我住進他滬寓以後，暫且擔任朱府的家庭教師。

能有事做，不致寄人籬下，整日游手好閑，在我確是求之不得。到上海後，我隨朱先生遷入虹口兆豐路魯德里五五五號滬寓，朱先生便命我專授他次女兒子慕菲小姐的國文。我的這一位女學生，出身革命世家，大有父風，後來在民國九年、十年之交，她曾在廣州專習飛行術，因而成為我國第一位女飛行員，風頭之健，當年閩閩名媛，無出其右。

### 國父為我上的一課

是年冬，一項令我興奮萬狀，幾乎為之喜極不寐的好消息來了。國父電召朱卓文先生赴日，而朱先生却命我與他同行。使我不但可以出國一遊，而且還大有機會，讓我謁見我仰慕多年的國父孫中山先生。我懷着歡欣鼓舞的心情，和朱先生同搭日本客輪由上海駛抵長崎，下榻於聞名已久，但却素未親面的洪兆麟日寓。洪兆麟是在惠州舉義失敗以後，始赴長崎暫居的。我們在

長崎洪寓住了幾天，朱卓文先生便又帶我搭車前往東京，晉謁國父。當時，國父厲「虎四門」，我首次謁見的時候，心情當然是十分的緊張，可是當朱先生向國父介紹過我，國父聽說我年紀雖輕，却已做過不少的革命工作，尤能忠貞自矢，奮勇嚮義，他登時便以和煦慈愷的長者口吻，對我備致嘉勉，語多鼓勵，使我在無限感愧之餘，大有如坐春風的感覺。接下來，國父便十分關切的問我說：

「你到日本來，有什麼計劃嗎？」

國父的這一問，幾乎就把我問住了。因為我在赴日之前，一心所嚮望的事，就唯有晉謁國父，見一見這位中國的先知先覺，我曾矢志為他所驅使、所鞭策的中國革命領袖。但是國父問到我旅日的計劃時，我總不能答說就祇為了來見先生一面呀。於是，當時我曾頓了一頓，方始想起來回答：

「如果先生沒有什麼革命工作交代給我，我想就在日本讀書。」

但是我不曾想到，國父是有心在啓迪我，開導我的，因此，當他聽到我的回答以後，當下就再追問我一句：

「你讀書是為了什麼？」

我又想了一想，方始審慎的答道：

「為了求知識。」

「嗯，很好，」國父終於領首贊可的說，緊接着，又叮嚀一句：「不過，你求了知識還是要革命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於是，接下去 國父又問我說：「你這次到長崎來，坐的是中國船，還是日本船呀？」

「是日本船。」

國父仍還在循循善誘的問我：

「爲什麼我們中國就沒有船隻航行日本呢？」

我瞠目不知所對，祇好率直的回答：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從長崎到東京，」於是 國父再問：「是坐火車來的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看日本的火車，辦得比我們中國怎麼樣？」

我很惶恐的答道：

「這個，我不太清楚。」

「那麼，我再問你，」 國父毫不憚煩的繼續問道：「你到東京有沒有坐過電車。」

「坐過。」

「我們上海也有電車，可是，你在內地可曾看見過電車沒有？」

我想了，方始肯定的回答：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麼你不妨再想想看，爲什麼上海有電車，而內地沒有呢？」

我實在想不出來，只好搖搖頭說：

「不曉得。」

至此， 國父方以醒醐灌頂，發人深省的語氣，告誡我說：

「方才我所問你的那些事情，其實都是我們革命黨員，所應該，而且所必須知道的。因爲我們革命是爲了建設國家。我們要打倒軍閥，革軍閥的命，正是從事掃除革命障礙的工作。」

### 睜大眼睛張開耳朵

當我恍然若有所悟， 國父又跟我談了許多革命的大道理。他親自爲我上這革命的第一課，甚且取出許多地圖，將他建設未來新中國的建國方略，提要鉤玄，詞簡意賅的予我指示，給我說明。面對着這樣一位劃時代的東方偉人，終於使我面臨更廣大，更新奇的境界，我驟的感到豁然開朗，心胸一壯。原來，作爲一個革命黨員，不但要有高深的學識，而且尤須遠大的志向。這時候， 國父又爲我作了個結論，他說：

「這下你總該明白了吧，但凡是一個革命黨員，就必須時刻留意他週圍所發生的一切，眼睛要多看，腦子裏更要多想，任何細微末節的小事，都不容許我們輕易的放過。那些所看到，所想及的事情，日積月累，點點滴滴的加起來，方才是我們革命黨員所需要，所必須追求的學問。你一定要先懂得這一點，然後才曉得如何去求革命的學問和革命的知識。」

國父爲我所上的第一課，當日便到此爲止。如同中外雜誌讀者所可以想像得到的，那簡短的對答，有力的啓發，曾經予我何等強烈的感受，多麼深切的感動。就從那一天起，我痛下決定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一定要睜大眼睛，張開耳朵，時刻注意，遇事留神，持續不斷的發掘問題，思

考解決的方案，並且更進一步的着手加以整頓、改良和建設。——祇這便是革命黨員義不容辭的重責大任。

轉眼間到了民國四年底，我正在到處打聽，如何在寒假以後，進入相當的學校，繼續深造，但因 國父指派朱執信先生主持廣東方面的革命工作。朱執信先生邀約一批同志，同赴港澳幫他的忙。朱卓文先生慨然再度應邀前往，行前他問我要不要同去？我想革命工作行動爲先，求學的事不妨暫時擱置，因而一口應允，即日便偕朱卓文先生過滬轉港。抵港後旋即乘船到澳門，晉謁朱執信先生，和他的秘書長古應芬先生。從此我又重回華南討袁革命組織的建制，在港澳一帶暗中進行討袁事宜。四年五月九日，袁世凱爲謀日本援助其稱帝，在日人威脅利誘之下，竟致承諾簽訂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二十一條，消息洩露，中外輿論爲之大譁，全國人心憤慨無已。朱卓文先生爲了揭發袁世凱的帝制自爲，陰謀竊國，他自己在香港辦了一家昌文印刷所，命我轉而負責宣傳工作。我便邀集了幾位同志，在朱先生的支持之下，辦了「家小型日報」時報，專事抨擊袁世凱的神奸巨惡，以及國家的危在旦夕，鼓吹討袁，收到相當良好的效果。（未完）

愛護中外雜誌，  
支持中外雜誌，  
敬請長期訂閱中外雜誌。